

难忘儿孙萌幽默

田力

一晃就走上了人生旅途由蠢奔毫的阶段，也才体验到“人生苦短”这一说辞的涵义。令人欣慰的是儿辈都事业有成，孙辈都成长茁壮，也就无须去计较剩余旅途的长短，只需高质量过好每一天。

说来也怪，人到这个时候，眼前的事经常是一转身就忘。但以往经历的陈糠烂谷般琐碎事，还有在成功实现学业、事业、家业过程中的风风雨雨，酸甜苦辣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尤其是和老伴俩在闲聊时，常常会把女儿及孙辈们儿时那些萌幽默的言语，像模仿戏剧台词一样脱口而出。并且在闭眼歇息时，眼前也经常浮现出那些有趣的情景，都会忍俊不止的笑了起来。

大女儿三岁的时候，生病哭闹，老伴更深半夜抱着她在床下走动，讲故事哄她。她突然说：“妈妈，我小你大，现在你抱着我，等我长大了你就变小了，我就抱你哄你，你可

要听话别哭啊！”她萌味十足的话，老伴深感受用。看现在，我们身躯没变小，却变老了，变得已经离不开她了。大到体检看病，问医求药，小到处理信件及生活中的成堆琐事，都需要她跑前跑后，亲历亲为。这从本质上来说我们不就是变小了吗？

小女儿两岁时伶牙俐齿，邻居都喜欢逗她说话。有一年老伴在北京进修，一个周日早晨下了夜班，就追公交赶火车，奔波几个小时回到家。小女儿一见到妈妈就缠着不放，老伴说：“妈妈又困又累，好孩子，到外面玩去吧，让妈妈好好睡一觉。”她刚出门，窗外就传来隔壁杨奶奶问她：“这么好看的小鸭子谁给买的呀？”答：“我妈给买的。”问：“你妈回来了吗？”答：“我妈她不想跟人家说话，她累了，就想好好睡个大觉。”杨奶奶说：“哎呦！看这小姑娘真会说话，我不打扰你妈睡觉，放心吧。”她与人说话时话赶得很快，有时奶奶说不过她，就笑着骂道：“这

小东西，可真能较扯！”得益于语言天赋，她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，为我们办了不少事。

大外孙女不到三岁时，一次有病发烧，老伴守护着她。半夜里她突然醒了，看到老伴坐在身边看着她，就问：“姥姥你怎么不睡觉呀？”老伴说：“你好些了吗？你有病了，姥姥心疼，睡不着啊！”她一把搂住姥姥说：“姥姥真好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姥姥！”老伴高兴的想这小家伙懂事了。

外孙子三四岁时，我与邻居闲聊说：“美国的孩子真可怜，没有玩伴，整天只能钻在玩具堆里。国内的孩子哪个没有好几个小玩伴啊？”谁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，一次他突然问老伴：“姥姥你看我可怜吗？”外孙子的笑话不少，我家大屏幕电视坏了，女婿要再买一个，我因房间小不宜看大的，就把他家地下室那个小的要来。没想到外孙子竟去责问他爸和妈：“你们为什么不给姥姥



买大电视？给她又旧又小的？拿我的钱（给他积存的压岁钱）给姥姥买个电视！”听了这话，我俩笑在脸上，暖在心里。

小外孙女是小女儿自己一手带大。她三四岁时，老伴问她：“你想奶奶吗？”回答：“不想。”又问：“那你想姥姥吗？”回答还是：“不想。”这样说就对了，她与奶奶、姥姥一起生活过，感情不深。童言纯真，实话实说，实在可爱。

细嚼与回味那些有趣的话语，何尝不是甜蜜与幸福的享受啊！怎么能够忘怀呢？

2015.6.17



新世界时报首发连载武侠小说

第九章 再陷泥犁

接上期

且说戴正宏，顾俊元携廖进遗孤搬进戚府仅两日，一向井水不犯河水的登州布政使，案察使便同时登门拜访，戚祥更衣会客，不到半柱香时间，只听屋里传来“哗啦”一声茶杯摔碎的声音，

“岂有此理！他奶奶的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欺负到我老戚头上来了！送客！送客！”

只见戚祥骂骂咧咧，大刺刺的往后厅走去，

“穷酸玩意儿！什么个东西！我呸！不识抬举！”

戴正宏，顾俊元见到戚祥，两人相互一对视，不禁哈哈大笑，

“戚兄这么多年，脾气是一点都没变！”

戚祥看到戴顾二人却丝毫不乐不起来，一手一个，拉着戴顾二人说道，

“顾兄，戴兄，隔墙有耳，随我到书房，有要事相商！”

戴正宏，顾俊元隐隐约约似有不详的预感。

戚祥差走下人，亲自把门关上，这才说道，

“兄弟可曾猜到，布政使，按察使此来何事？！”

“难不成是...？”

“正是！说接到亲军拱卫司密令，说什么顾兄，戴兄通倭！要我交人！真是放他娘的狗屁！”

戴顾二人眉头一皱道，

“此事有蹊跷！”

“我与戴兄早已随廖将军辞官归隐，遭遇追杀不提，才到登州不到三天，就惊

动了个从二品，一个正三品，上头的密令，上头是谁？当今皇上不成？这密令想必没落到戚兄身上，却给了一个管行政，一个管刑狱的，戚兄执掌兵权，密令怎么也该是给戚兄才是，通倭！更是扯淡！”顾俊元说道。

“通倭只是个由头而已！但是要说是贪图嘲风剑和睚眦剑，江湖人士想争也就罢了，这可是二品三品的朝廷大员。。再加上前天晚上那个图谋不轨的死鬼千户董什么个海来着... ..”戚祥摸着胡须，摇了摇头说道。

“不如我与戴兄还是尽早动身，另寻他处罢了！”顾俊元望了一眼戴正宏，又看着戚祥说道。

戚祥一拍桌案，说道，

“兄弟说的什么话！大不了反了他娘的！兄弟我手底下好歹还有个五六千兵马，顺便寻着那些江湖贼子，正好把廖将军的仇也给报了！”

三人中，顾俊元，戚祥是兵士出身，唯戴正宏是秀才出身，当年遇难遭遇廖进相救才投笔从戎，心思较其他二人也缜密一些。戴正宏慢慢说道，

“戚兄先别急，这整件事扑朔迷离，镜花水月，先是廖将军遭伏，何人走漏风声？何人这么快召集众多江湖好手？其次，崂山路上的便衣官差，和到戚府行刺的亲军都卫司千户，谁人指使？再加上现在布政使，按察使的密令。。这整件事定是有朝中人作梗，幕后黑手我们还是一无所知。报仇此事当从长计议，最要紧的是先保护好廖将军的遗孤，抚养廖凌烟和廖风舞安全成人。”

“戴兄所言极是！现在登州是待不下去了，崂山想必也有贼人暗哨，沐英将军也在远征西番，其他兄弟怕也早就被盯上了。”顾俊元摇了摇头说道。

“兄弟我倒是有个不大成熟的想法，就怕委屈了廖将军的公子小姐。。”，戚祥说道，

“但求保全，且说！”

“此处走船往东即是高丽和东瀛，我遣一条大船，咱们兄弟几个也陪着去国外走一走，皇上许我官职世袭，我不在，我那龟儿子顶上，还有口饭吃，我们兄弟三人把嘲风，睚眦，螭吻剑法传授给凌烟风舞，等他们成年，哥几个再陪着回来一齐杀回给廖将军报仇如何？”

戴正宏说道，

“这倒是个主意，只不过，戚兄家大业大，有妻有小，倒不必跟着受苦了。我看这样，戚兄可备一条快船，我和顾兄无牵无挂，带凌烟，风舞走，戚兄仍然做你的都指挥使，暗自查明幕后黑手，十五年后，我带凌烟风舞还在此地相见如何？”

三人一拍即合，戚祥立即吩咐手下准备快船物需。傍晚戚祥的探子来报，登州这两天来了不少江湖好手，但来路不明。三人面面相觑，决定事不宜迟，黎明即起。

待得次日天未亮，月明星稀，戚府大门渐渐打开，只见一行浅浅的影子从戚府出来，然后急匆匆的奔往码头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戴，顾，戚三人以及两个孩子，还有戚府宋千户等几个亲信。

港口边，此时的大海异常的平静，偶尔的有几声轻轻的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。

“毆，毆...”，宋千户轻轻学了几声海鸟叫声，只见一条船上露出个黑影，然后招了招手，宋千户回头向众人点了点头，示意正是此船，一行人动身遂即准备登船。

突然码头一侧人头攒动，呼啦啦一群人向戚祥他们涌来，周围几条小艇上也亮起了火把驶向这边。

“他娘的，又是埋伏吗？！没完没了了！”戚祥衬出兵器，

“宋千户想办法突围求援！顾兄，戴兄带人登船！”

伏兵中有人喊道，“戚将军，此事与你无关，留下廖...”

“留留留，留你奶奶的熊！”戚祥未等对方说完，一支袖箭甩出，“嗖！”的一声没入对方人群！

戴顾二人急忙护送廖凌烟风舞两个孩子上船后，顾俊元又翻身跳下，

“你他娘的怎么又回来了！赶紧走！”戚祥骂骂咧咧的说道。

“孩子交由戴兄弟了，贼人众多，你一人怕是应付不了！”

顾俊元手中睚眦剑也已换成普通宝剑，想必已经留给戴正宏，将来好传给凌烟，风舞。

“刚才听声音像是玄武岛主孙阙海，埋伏廖将军的有他这一号人物。今天咱们兄弟俩会会他！”

果然，此次来截击戴，顾，戚三兄弟的正

是玄武岛岛主孙阙海，以及徒弟邹穆龙和赵传志，本来这次中原埋伏廖进时，孙阙海带着玄武岛十二大徒弟中的四个得意门生，只是刘焕林，穆刚在风鸣寺死于廖进剑下。

邹穆龙，赵传志带人首当其冲，戚祥连忙朝着身后喊了一声，“开船！戴兄弟，后会可期了！”

遂即舞出螭吻剑法，剑光粼粼，剑刃带风，前头冲上来的几个喽啰们纷纷毙命，落到海中。

邹穆龙，赵传志一人使刀，一人使剑，迎战戚祥一人一剑。戴正宏大船的缆绳早已被顾俊元砍断，也已经渐渐离开码头，顾俊元快步上前，来助戚祥。

二人配合仍不减当年，左砍右劈，剑光闪闪，融为一体，三头六臂一般，伏龙剑法所向披靡，哪是邹穆龙，赵传志等人所能招架的住的，只听“啊呀”一声，邹穆龙左臂中剑，逃出圈外。赵传志也剑法渐乱，几欲不支。

只听顾俊元大叫一声，“不好！”

只见大船刚驶出码头，还来不及加速，此时已被几条小艇赶上，戴正宏正站在船头与几个登上大船的贼子厮杀。孙阙海也乘一艘小艇正在接近戴正宏的大船。

孙阙海成名本领本是辟海掌，可此时手中却挥舞着一柄宝剑。剑体通蓝，护手，剑柄裹一层鲨鱼皮，剑首刻有一螭吻，正是廖家祖传的螭吻剑。

戚祥顾不得赵传志，抽身砍断码头一艘小艇的缆绳，运足真气，一脚踢向小艇，小艇像脱了弦的箭一般冲出，紧接着，戚祥纵身一跃，跳上小艇，

“顾兄，我去会会那厮！”

小艇飞一般向孙阙海冲去！

“顾兄，我去会会那厮！”

小艇飞一般向孙阙海冲去！

“顾兄，我去会会那厮！”

小艇飞一般向孙阙海冲去！

未完待
续、下期同版

劍雨浮屠

烟花飞如絮著